

河南安阳：如切如削的山前之城



▲ 2024年10月1日，游客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博物馆新馆参观。
(陈晔华/摄)

当你站在河南安阳的林州太行阁前，会瞬间秒懂“断崖如削”“壁立千仞”等词汇的含义。

这种拔地而起的险峻，正是大自然赋予安阳的鲜明特色。

安阳是典型山前城市，依托太行山隆起与华北平原沉降交接的独特地质格局，形成以西依太行、东临平原、阶梯骤变的标志性地貌特征。山体陡峭、坡度较大，山前丘陵窄带紧贴山脚分布，无漫长缓坡过渡，呈现“高山近城、山水相接”的独特视觉与地理格局。境内太行大峡谷、林虑山断崖等均为太行东麓地壳抬升、流水侵蚀塑造的经典地貌，岩层裸露、沟壑纵横、山泉密布，水资源涵养能力突出，是河南北部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廊道。

清晨，阳光穿过海拔千米的太行山脊，洒向太行大峡谷深处，崖壁上泛着晨光，层叠错落的石板房在薄雾中若隐若现。峡谷深处的石板岩镇，因独特的石材建筑风格闻名。

近些年，因百余所美术院校在石板岩镇设立写生基地，当地又被称为“中国画谷”。5月，山中绿意正浓，高山下、巷子里，艺术学生三三两两支起画架，勾勒着“北雄风光”的代表性景观。

从太行山东麓起笔，安阳的城市画轴逐步展开。

登高远望，城市风貌一分为二：西面，太行山如一道纵贯千里的屏风，层峦叠嶂，构成一座城市的地理脊梁；东面，黄淮海平原沃野千里，造就了广袤丰饶的豫北粮仓。山与平原之间，洹河自太行山深处蜿蜒而来，一路向东穿城而去，汇入卫河，最终奔流入海。

山与河、高与低，在空间上并置；新与老、险与阔，在时间上对话。

安阳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，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、3300多年建城史和348年都城史。

越过山峦，视线向东，来到安阳西北郊洹河之滨。在这里，岁月积淀下的殷商古都沉睡了数千年。横跨洹河两岸近30平方公里的殷墟，2006年被列入《世

界遗产名录》。

公元前1300年，商王盘庚率领臣民西渡黄河，来到这片背倚太行、面朝平原、洹水环绕的土地正式建都，历250余载更不徙都。

古人“避水患、据高地、控资源”的地理智慧，在这里找到了教科书式的样本。考古学家发现，商代先民的选址考量极为讲究：殷墟宫殿区紧邻洹河南岸，手工业作坊沿河分布；太行山作为天然屏障，可防洪灾侵扰；洹河是稳定的水源，能保障灌溉和运输；黄土地宜于农耕，让人们得以定居。

殷都、邺都、安阳古城构成安阳名城古都文化的核心蕴涵。

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，轰动中外。作为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，甲骨文不仅证实了商代的存在，更为追溯汉字源流、解码中华文明基因提供了核心实证，让中国信史上推近千年。

如果说殷商先民在山河之间找到了一个落脚之地，那么3000年后的安阳林县（现为河南省林州市）人民，则选择用铁锤和钢钎“重新安排河山”。10年时间，10万儿女在太行山上，削平1250座山头，凿通211个隧洞，令漳河水穿山而来，汇聚成了被称为“人工天河”的红旗渠，彻底结束当地十年九旱、水贵如油的历史。

3000年前，商代先民在洹水边创造了辉煌的殷商文明；3000年后，太行儿女用血肉之躯在悬崖上凿出一条生命之渠。这两股跨越千年的力量，在今天的安阳融汇成一种新的气质。

洹河两岸，殷墟博物馆新馆的灯光将千年文明点亮；仓巷街、县前街、西大街等历史文化街区，在保护性修缮后“新妆”亮相，游客在这里逛古街、品老味、学非遗，古城，以另一种方式焕发活力。

“对文化最好的继承就是创新发展。”安阳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局长刘洁华说，安阳通过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意义，为文化传承和发展拓展新场景、新空间。2025年，安阳年接待游客量首次突破1亿人次。

太行为骨，洹水为脉。3000年文明的厚度，一座古都的从容，尽在安阳。

(据新华网)



▲ 2023年6月9日，学生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石板岩镇三亩地村写生。(郝源/摄)

内蒙古文学的可喜收获 ——长篇小说《大草地》读后

2026年4月，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《大草地》，作者是内蒙古作家特·官布扎布。这部书是经专家委员会评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批准的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第六期入选项目。读后深感这部书是内蒙古文学的可喜收获，是草原题材长篇小说攀登高峰的重要作品。



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是中国作家协会于2022年7月启动的文化活动，旨在通过资源整合支持优质文学创作与传播，持续推出一批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的文学精品，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。《大草地》作为内蒙古首部入选该计划的长篇小说，实现了内蒙古在这一国家级文学重点扶持项目上的新突破。

《大草地》写的是清朝末年的事情，时间节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正是欧洲列强掀起殖民浪潮的时代。中国也在这个历史时段受到这股浪潮的冲击。作者在小说中不是简单反映草原这一时段的生活现象，而是把对历史方向的思考、对生存模式的审视、对社会转型的观察，落实到日常运行的生活之中。这显然具有“价值生活”的主题思想。以往我们看到的多数写草原题材的小说主题是“时间生活”，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，用情节吸引读者看下去，追寻的是故事线索今后的发展，故事有了结果，小说也就结束了。而《大草地》的主题，在于让读者思考人的存在状况，得到的是“价值生活”，这也正是文学的任务所在。正如米兰·昆德拉所说：“文学是对存在的探测。”

正因为作者明确了主题，所以在虚构故事时，并没有图解主题，也没有编造惊险悬疑的情节和激烈的矛盾冲突，而是娓娓道来，展示日常生活，自然流畅，简单明快。情节是性格的历史，作者设计的情节把昔日草原上的王爷、牧民、怀揣着“叶尔马克梦想”的哥萨克银行家、试图为大和民族开拓疆土的东洋野心家、借传教之名推行文化殖民的西方传教士、以通商谋利为念的内地商贾、远嫁草原的皇家格格与随行侍从、流离至此的内地灾民等人的性格描绘得鲜明生动、栩栩如生。

《大草地》作者深知如今不是语言叙述的时代，而是叙述语言的时代，所以作者把艺术功力放在语言叙述上。作者在本书结构严谨自然的基础

上，努力运用优美的语言创造出叙述的特色，特色是冷静，真正做到契诃夫所说：“好和坏都不要喊出来。”这种冷静是对情感和文字的控制，这样才能更感人。作者甚至在出现格言式的感悟时，也能保持冷静，不让激烈的感情浪涛淹没理性思索。

《大草地》有着高超的思想性和艺术性，有业内人士称这部书是：“游牧民族历史的解读”“游牧民族的觉醒重生”“草原哲学的回归”“生命平等观的探测”“草原小说的顶峰之作”……

《大草地》的创作成功，与作者特·官布扎布的写作实践息息相关。几十年来他笔耕不辍，写诗，翻译出版现代汉语版《蒙古秘史》，著有长篇历史散文《蒙古密码》和《人类笔记》，并且著有传记文学《蒙古背影——萨冈彻辰传》。在漫长而艰巨的写作中，他积累了历史、文化、哲学、文学等方面的知识与写作经验。正如他在本书封底上所写：“……谢天谢地，没想到写作《人类笔记》大大提升了我的认知，使我走出了原来那个狭隘的、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，使我能从更根本的角度上进行思考……”接下来，他写出了提升认知所进行的思考：“草原是古老的……他们的古老不仅在于生存的模式上，也在于对天地自然的认识、对天地自然的敬畏、对天地自然的服从，更在于由这些认知演化而成的文化意识和生活习惯。”

作家认知的提升引起文化意识的改变，文化意识的改变又提升了写作能力和文学境界。这正是《大草地》给我们写作者的启迪。在这个意义上《大草地》可以成为草原题材文学写作的样本，学习它成功的经验将会推动内蒙古文学艺术的发展。

(李悦)